

我随身的小包里总放着半部论语，那是2013年3月随“于漪德育实训基地”一行老师赴浙江衢州文化考察时，导游送我们的。

在前往孔庙的途中，导游梅姐中气十足地背诵了《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一气呵成，震撼了车上所有的语文老师。

然后，我们很好奇：一个三十出头的女子，何以因朋友的一个电话，放弃了故乡朝阳般的事业，抛家别舍地来到湿漉漉的衢州，当起了导游。

随着梅姐出了话，放弃了故乡朝阳般的事业，抛家别舍地来到湿漉漉的衢州，当起了导游。大有“飞来燕子欺鸩”的味道。

她说，只是喜欢，只是向往。

常听一些导游喟叹，教师团难接，说多了，恐班门弄斧，贻笑大方，有时还免不了被刨根究底的尴尬。可她显得底气十足，从“衢”的来历，到孔子三千弟子，以及孔氏家族迁徙，历代帝王赐匾，如数家珍。

衢州孔庙素称南宗，具有700多年的历史。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宋高宗赵构仓促南渡，建都于临安，孔子第48代裔孙孔端友，负着孔子和孔子夫人的楷木像(孔子逝世后，为谢师恩，弟子们在墓前结庐服丧三年，子贡独为多守三年。此间，子贡采孔林的楷木，为老师和师母开

官氏精心雕刻一对像，后人称“楷木像”)，离开山东曲阜，南迁至此，后敕建孔氏家庙，为宗庙。庙内古木参天，殿宇宏伟，思鲁阁前的“先圣遗像”碑，据传为唐吴道子所绘，极为珍贵。整个古建筑群肃穆凝重，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

清乾隆年间冯世科记述：“衍圣公孔端友负楷木女有归。像扈辟来南，夜泊镇江。奉像舟覆浪中，有三神人逆流而上，得之江滨。公焚香祷谢，烟篆‘鲁阜山神’四字。”孔端友负圣像寓衢。后，城四隅建“鲁阜山神庙”以祷神功。圣像由孔氏南宗家庙珍藏。代代潜心保护。

随着梅姐出了话，迈入孔府，眼前豁然出现半亩方塘，天光云影，杨柳依依，锦鳞游泳。忍不住拿出手机，定格了两只“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悠然鹅。我突然羡慕起这池中鱼了，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玩的是梨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浸润着文化之琼浆玉液，沐浴着儒家之温婉世风，要多优雅就有多优雅。驻足凭栏，我说不出来话，只感觉自己俗不可耐。

在演播室门口，梅姐招呼我们拿一下谱曲的《大同篇》，可以学着哼唱。我们虔诚地取了一张。回家后，我把《大同篇》放在沙发前的茶几的显眼处，下决心等第一次模拟考试后，我要教孩子们唱《大同篇》。时至今日，一模早已结束，二模迫在眉睫，我再去找那谱子，已不见踪影了。

前不久，友人在微信里发我一组“老上海风情画”，凡三十一幅，乃海上人物画大家范生福先生的妙绘，栩栩如生，形神兼备，昔日旧上海种种风情，毕现纸上。见此佳构，顿时勾起我儿时的回忆，思绪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观赏之余，素有嗜谜癖好的我，不免会生出以画配谜之念来。欲以诸图之意为谜面，运用“别解”手法，配以适当的谜底，制成蕴涵“海派”风味的画谜，让同好们边欣赏佳绘，边猜射灯谜，一举两得，岂不妙哉。于是乎，按图一一定目配底，陆续放在“海上谜谭”的猜谜群中征射求猜，居然受到了不少谜友的热情和谏议，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其中尤以画家所绘的儿童游戏题材制成的画谜最抢手。例如以孩子们在地上所画方格内单足跳跃前进的“造房子”游戏图为谜面，要求猜曲艺品种名字一，谜底为“独脚戏”(注：别解为“一只脚在玩耍”之意)；又如以手持特型铁丝让铁环滚动行进的“滚铁环”游戏画面，去猜三字形容词“圆滚滚”(注：别解为“圆环在地上滚了又滚”)及以分腿腾越的“撑骆驼”玩耍打北方戏曲“评剧”的别称“蹦蹦戏”(注：蹦，跳跃；戏，玩耍)等，这些谜皆是一出现即被猜者“秒杀”。

其次，那些反映市井生活情趣的画谜，也颇受猜者垂青。例如有一幅《单人吹打乐队》，作者在旧时百货店“大减价”旗帜背景下，画着店家雇来招徕顾客的一位左手击鼓，右手执号口吹喇叭的“洋琴鬼”(旧上海滩称奏西洋乐器者)，我便将其拟作谜底为成语“自吹

前些天去兄弟学校听课，离上课还有15分钟的时候，教室里已座无虚席。孩子们在课代表的引导下，吟唱了《将军酒》《满江红》，亢奋地，竟拍案而歌。我们屏息凝神地谛听，仿佛置身肃穆的礼拜堂，进行心灵的崇拜。几曲下来，老师说，还有三分钟，要不我们再来一曲《呦呦鹿鸣》以表达我们对听课老师的热忱欢迎，我心头又一热。

## 半部论语

陈美

那老师执教的是关汉卿的《一枝花》，恍惚间，我觉得那老师就是一粒“蒸

乌云密布，天气预报说因台风过境，暴雨将至。下班路上，我把电动车拧到最高速，恨不能箭一般地射进家门，忽听石梁河对岸传来一位中年妇女的吆喝声：“又脆又甜的桃子便宜卖了，沂蒙山的甜桃……”桃子是放不住的，过一宿不知道会烂掉多少，听得出，急得她嗓子都喊哑了，真不容易！我的心一颤，循声而去。

前几天，看到朋友圈自播”的谜面。又如一幅《生煤球炉》，画面富有浓厚生活气息，主妇手执破蒲扇，使动扇扇，炉烟缭绕，此画我则拟打巴金小说与郭沫若名诗各一，谜底为《新生》《炉中煤》。还有一幅《老茶馆》，尽现冬日春申“茶馆店”嘈杂喧嚷但又热气腾腾的场景，笔者遂以两出京剧作谜底：《宿店》《卖水》(注：作“陈旧的‘茶馆店’卖着茶水”解)。还有一幅《扞脚师傅》则更为发噱，这是一幅上海“混堂”(浴室)司空见惯的景象，一位浴罢的客人裹着大浴巾，伸出一条腿，让“扞脚师傅”在其脚上用小刀铲除厚茧与老皮。据此情景，我设计了“打三字吴语二”的谜底，它们是“一脚去、老面皮”(注：解谜时，须读成“一脚/去老面皮”。一脚去，本义为“死亡”；老面皮，本义为“厚颜”)。

当然，也有一些谜，久猜而不中，只得自行揭底了。如画有两位评弹艺人的《说书先生》和一幅画有两只相遇小舟的《黄浦江上小舢板》，前者要打四字成语一，后者要求打京剧一出。谜底分别为“下上其手”(注：别解为“下手和上手”之意。评弹里弹三弦者称“上手”，弹琵琶者叫“下手”，犹如相声里的“逗哏”与“捧哏”)及《双摇会》(注：作“摇着橹的两只船相会”解)。

有幸获睹佳作，附骥配谜，且狼蒙同好错爱谬许，不敢沾沾自喜。愿借打油小诗一首对画家聊表谢忱，俚句为“风情历历绘前尘，活色生香写沪滨。拟得春灯附杰作，儿时旧梦画中循”。

## 拟得春灯附妙绘

### 谜话

江更生



枝头白鹭 摄影 叶奇

不容易 李佳慕

吗？那得到几点？” “中午到一点多，晚上一般要卖到八点多吧。” “最好租一间门面，省得冬天冷夏天热的。” “那样的话，挣的钱差不多都交房租了。” “唉，真是不容易。” 她的脸上绽出笑容：“有很多人，懂体谅……” 每个人都不容易。只是，有的可见，有的，除却天边月，无人知。最好的关系，就是懂你的不容易。普通人的大部分人生时间，就像一串冰糖葫芦，甜中带酸，酸里又透着甜。或许，人生的圆满，就藏在那些“不容易”的酸楚里。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有人懂，生之艰辛艰难才不那么苦涩难咽，那些灰暗潦凉的日子，才得以照进明亮的温暖与善意。

七夕会 罗马的西班牙广场，面对奢侈品街孔多蒂街，就是86号古希腊咖啡馆。它米黄色拉毛的外墙普普通通，门面不过两开间窗，一扇门，一扇窗，门边贴着“250年”的铭牌。店铺平面形状像深深的口袋。推门而入，是外卖区，左边收银、点单、选糕点，右边取咖啡，再里面是堂吃区。这里的咖啡是分站着和坐着喝两种，价格也不同。咖啡馆是多厅布置的。往里，左面是从头到底的主通道，分别通向右边几个小厅。主通道很窄，两边贴墙放沙发茶几桌椅，你需要在两旁顾客的目光中穿过。我们落座尾厅，环顾四周，天鹅绒般紫红色是主色，沙发和椅面，大块的墙壁，都是红绒布，间杂着古老的玻璃书橱，小型雕塑和头像。满墙的老旧油画，顶上花枝般的吊灯，面前木质小圆桌嵌着大理石面。厅中挑着拱门，依然是红色，座椅各式各样十分精致，

## 老上海的剧场大京班

叶元章

大京班，规模最大、名气最响。1936年开幕式十分热闹。大京班由文武老生王少泉领衔，辅以旦角云艳霞、二路花旦花碧莲，第一天打泡戏为王少泉的《天霸拜山》、云艳霞的《贵妃醉酒》，以及云艳霞、花碧莲合演的《樊江关》。王少泉扮相英俊，且能唱。云艳霞宗梅派。花碧莲是粉菊花的花徒，武功扎实。演出时观众掌声不断，直呼过瘾。当年，我不顾上班劳累，连看三个夜场，欲罢不能。

当年上海的剧场都小而精致，一般在500座以下。演员基本功扎实，大多是童子功，不论在哪个剧场，包括“大世界”那样的大场子，都没有麦克风，但演员的声音却能传到每个角落，任何一个座位都听得真切。时过境迁，现在演京剧的剧场比以前少了，真希望能听到更多演员的真声。

在居住社区、在大街小巷，我们常可见矗立在醒目位置、用金属框架制成的宣传栏。宣传栏是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等进行政策法规以及企业形象宣传的有效载体。然而，笔者最近在某商场出入口看到政府相关部门设置的一个禁毒宣传栏，却没有陈放任何禁毒宣传方面的内容，而是被商场挪作他用，里面铺满了商场商品宣传彩页。再细看宣传栏里的商品宣传单页，也有一段没有更换了，说明这个地处醒目位置的禁毒宣传栏“下岗”已有一段时间了。禁毒宣传栏里没有禁毒方面的宣传内容，显然是名不符实的。宣传栏被挪作他用的现象肯定也不是个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职能部门在宣传栏管理上的缺失。挑个地方坚决宣传栏不是一件难事，但竖起来后，定期维护、更换宣传栏的内容却是一件需要长期去做的事。

宣传栏就像个默默无闻的“宣传员”，传播知识，弘扬正气。这是一道城市风景线，是需要经常去呵护起、关心它的。反之，就会偏离当初竖立它的初衷，起不到宣传作用，徒有虚名不说，弄不好，还会成为亮丽街景的一块“牛皮癣”，既有碍观瞻，也浪费宣传资源。

## 让宣传栏专栏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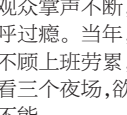
胡海明

它的品质、口味可谓讲究，但我更看重的却是咖啡馆的文化。咖啡馆是除了家庭、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即公共空间。“去咖啡馆见面”，在欧洲流行了几百年。咖啡馆外坐着喝咖啡的人们，成为街头最靓的风景线。

这几天，我又想起了那家古希腊咖啡馆，我在想，我会选择站着喝吗？再想了一下，我大概不会，如果站在柜台旁一仰而光喝完就匆匆别过，岂不太亏了。记得当时对角的两位欧裔女士，背靠大幅油画和镜子，坐在红绒的典雅椅子上，神闲气定。至今我还享受着古希腊咖啡馆的那些时光，记得它的空间、过道、气味、光线、声音。我追求的不是一杯咖啡，而是咖啡馆的味道。上海人俗话说“孵”咖啡馆，这一个“孵”字太传神了。

铜仁路南京西路，以前有家上海咖啡馆。依稀的儿时印象里，那里档次，那里清静简洁宽敞明亮，那就是咖啡馆的“味道”。

咖啡的门类、技艺、知识很多，



读者·作者·编者



让宣传栏专栏专用

胡海明

## 夜光杯

## 旅游